

现代性研究译丛

现代性的五个悖论

周宪 许钧 / 主编 [法] 安托瓦纳·贡巴尼翁 / 著

LES CINQ PARADOXES DE LA MODERNITÉ



商务印书馆

现代性研究译丛

现代性的五个悖论

〔法〕安托瓦纳·贡巴尼翁 著

许 钧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 2005.12.17.17.17.17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性的五个悖论/(法)贡巴尼翁著,许钧译.—北
京:商务印书馆,2005
(现代性研究译丛)
ISBN 7-100-04546-0

I. 现… II. ①贡… ②许… III. 现代性—理论研
究 IV. C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59108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现代性研究译丛
现代性的五个悖论
〔法〕安托瓦纳·贡巴尼翁 著
许 钧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 京 民 族 印 刷 厂 印 刷
ISBN 7-100-04546-0/C·121

2005 年 11 月第 1 版 开本 850×1168 1/32
2005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5 3/4
印数 5 000 册

定价:11.00 元

现代性研究译丛

总 序

中国古代思想中历来有“变”的智慧。《诗》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斗转星移，王朝更迭，上下几千年，“故夫变者，古今之公理也”（梁启超）。

照史家说法，“变”有三个级度：一曰十年期的时尚之变；二曰百年期的缓慢渐变；第三种变化并不基于时间维度，通称“激变”或“剧烈脱节”。这种变化实为根本性的摇撼和震动，它动摇乃至颠覆了我们最坚实、最核心的信念和规范，怀疑或告别过去，以无可遏止的创新冲动奔向未来。倘使以此来透视中国历史之变，近代以来的社会文化变革也许正是这第三种。

鸦片战争以降，随着西方列强船坚炮利叩开国门，现代性始遭遇中国。外患和内忧相交织，启蒙与救亡相纠结，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在朝向现代的道路上艰难探索，现代化既是一种激励人建构的想像，又是一个迂回反复漫长的过程。无疑，在中国，现代性仍是一个问题。

其实，现代性不只是现代中国的一个问题，在率先遭遇它的西方世界，它同样是一个难题。鸦片战争爆发后不久，法国诗人波德莱尔以预言家的口吻对现代性作了一个天才的描述：“现代性就是

2 现代性的五个悖论

短暂、瞬间即逝、偶然”，是“从短暂中抽取出永恒”。同时代的另一位法国诗人兰波，则铿锵有力地呼吁：“必须绝对地现代！”如果说波德莱尔是对现代性变动不居特性的说明的话，那么，兰波的吁请显然是一种立场和态度。成为现代的，就是指进入现代，不但是形形色色的民族国家和社会，而且是千千万万男女个体。于是，现代性便成为现代这个历史概念和现代化这个社会历史过程的总体性特征。

现代性问题虽然发轫于西方，但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步履加快，它已跨越了民族国家的界限而成为一种世界现象。在中国思考现代性问题，有必要强调两点：一方面是保持清醒的“中国现代性问题意识”，另一方面又必须确立一个广阔的跨文化视界。“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本着这种精神，我们从汗牛充栋的西方现代性研究的著述中，遴选一些重要篇什，编辑成系列丛书，意在为当前中国的现代性问题思考提供更为广阔的参照系，提供一个言说现代性问题更加深厚的语境。所选书目，大多涉及现代性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诸层面，尤以 80 年代以来的代表性学者和论著为主，同时兼顾到西方学术界传统的欧陆和英美的地域性划分。

作为一个历史分期的概念，现代性标志了一种断裂或一个时期的当前性或现在性。它既是一个量的时间范畴，一个可以界划的时段，又是一个质的概念，亦即根据某种变化的特质来标识这一时段。由于时间总是延绵不断的，激变总是与渐变错综纠结，因而关于现代性起于何时或终于（如果有的话）何时，以及现代性的特质究竟是什么，这些都是悬而未决的难题。更由于后现代问题的出现，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便不可避免地缠结在一起，显得尤为复

杂。有人力主后现代是现代的初始阶段,有人坚信现代性是一个尚未完成的规划,还有人凸显现代与后现代的历史分期差异。然而,无论是主张后现代性是现代性的终结,还是后现代性是现代性的另一种形态,它都无法摆脱现代性这个关节点。

作为一个社会学概念,现代性总是和现代化过程密不可分,工业化、城市化、科层化、世俗化、市民社会、殖民主义、民族主义、民族国家等历史进程,就是现代化的种种指标。在某种意义上说,现代性涉及以下四种历史进程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和文化的过程。世俗政治权力的确立和合法化,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工业化过程,传统社会秩序的衰落和社会的分化与分工,以及宗教的衰微与世俗文化的兴起,这些进程深刻地反映了现代社会的形成。诚然,现代性并非一个单一的过程和结果,毋宁说,它自身充满了矛盾和对抗。社会存在与其文化的冲突非常尖锐。作为一个文化或美学概念的现代性,似乎总是与作为社会范畴的现代性处于对立之中,这也就是许多西方思想家所指出的现代性的矛盾及其危机。启蒙运动以来,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种种文化运动似乎一直在扮演某种“反叛角色”。个中三昧,很是值得玩味。

作为一个心理学范畴,现代性不仅是再现了一个客观的历史巨变,而且也是无数“必须绝对地现代”的男男女女对这一巨变的特定体验。这是一种对时间与空间、自我与他者、生活的可能性与危难的体验。恰如伯曼所言:成为现代的就是发现我们自己身处这样的境况中,它允诺我们自己和这个世界去经历冒险、强大、欢乐、成长和变化,但同时又可能摧毁我们所拥有、所知道和所是的

4 现代性的五个悖论

一切。它把我们卷入这样一个巨大的漩涡之中,那儿有永恒的分裂和革新,抗争和矛盾,含混和痛楚。“成为现代就是成为这个世界的一部分,如马克思所说,在那里,‘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现代化把人变成为现代化的主体的同时,也在把他们变成现代化的对象。换言之,现代性赋予人们改变世界的力量的同时也在改变人自身。中国近代以来,我们多次遭遇现代性,反反复复地有过这样的深切体验:惶恐与向往、进步与倒退、激进与保守、激情与失望、理想与现实,种种矛盾体验塑造了我们对现代性的理解和判断。

现代性从西方到东方,从近代到当代,它是一个“家族相似的”开放概念,它是现代进程中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诸层面的矛盾和冲突的焦点。在世纪之交,面对沧桑的历史和未定的将来,思考现代性,不仅是思考现在,也是思考历史,思考未来。

是为序。

周 宪 许 钧

1999年9月26日于南京

目 录

绪论 现代的传统 现代的背叛	1
第一章 新之威望:贝尔纳·德·沙特爾、波德萊爾与 马奈	7
第二章 未来教:先锋派与正统叙述	36
第三章 理论与恐怖:抽象化与超现实主义	65
第四章 受骗者的市场:抽象表现主义与 波普艺术	94
第五章 气数已尽:后现代主义与出尔反尔	122
结语 回归波德萊爾	152
谢辞	155
参考书目	156
人名索引	161
译后记	170

绪 论

现代的传统 现代的背叛

如果他抬高自己，我就贬低他。

如果他贬低自己，我就抬高他。

始终跟他唱反调，

直到他明白自己是个不可理喻的怪物。

——帕斯卡尔：《思想录》

资产者再也不会为之愕然。他已经见识了一切。在其眼中，现代性已成为一种传统。唯一任其感到有些困惑的是，如今，传统竟被视作现代性的顶点。在以前，这两个词语的并列看起来像是一种矛盾或者说是一对反义词，犹如菲德尔胸中燃烧的“黑色的火焰”，又如波德莱尔用以比喻进步之概念的“黑暗的明灯”。长期以来，人们始终将“传统的”和“现代的”对立起来，更不用说现代性或现代主义了：凡“现代的”就是与“传统的”决裂，凡“传统的”便是对“现代的”拒斥。从词源学来讲，传统是对一种模式或一种信仰的传承，是在世代延续更替中的传承；它意味着对某种权威的效忠和对某种根源的忠诚。若谈什么现代传统，岂不荒诞，因为这种传统必定会产生于种种决裂。诚然，这种决裂孕育着新的开端，孕育着

2 现代性的五个悖论

- 8 在根源上的日趋根本的更新。而更新的根源则注定会被迅速超越。每一代都在与过去决裂,决裂本身也就构成了传统。这种“决裂的传统”岂不必然是对“传统”的否定和对“决裂”的否定?奥克塔维奥·帕斯在《会聚点》一书中写道:“现代的传统就是掉转头来否定自身的一种传统,这种悖论宣告了审美现代性的命运,即自身的矛盾命运:它在肯定艺术的同时又在对其加以否定,同时宣告了艺术的生命与死亡,崇高与堕落。”这相互对立的一对对词语揭示了现代即是对传统的否定,也就必然是否定的传统;它也揭示了其逻辑上的疑难与困境。

在英语中,“现代的传统”并不那么显出悖论,英语中的“The Modern Tradition”这一说法用于指称美学上始于 19 世纪中期的那个历史时期,带有对学院派的质疑。文学上的波德莱尔和福楼拜,绘画上的库尔贝和马奈是这种现代派的先驱,新传统的奠基人:印象派、象征派、塞尚和马拉美、立体派和超现实主义者等紧随其后。一部以“现代的传统”为题的美国巨著,出版于 20 世纪 60 年代,收录了从康德到萨特,从卢梭到罗伯·格里耶的作品,是一部有关现代性的经典文选,堪称现代宗派的圣经。在英语中“The Modern Tradition”(现代传统)与“The Classical Tradition”(古典传统)相互对立,这两者的对立比较容易接受,因为它所指称的,是古代文化在西方的各个时代和历史盛衰中的传承。但是,这一悖论尽管有所

9 减弱,却仍然存在:如果说古典和传统确实能相互适应,那么现代便会让人联想到背叛,这也是对传统的背叛,对自身不懈的否定。

如何评价这一自相矛盾和自我毁灭的传统?它颇像帕斯卡尔所说的“不可理喻的怪物”,也像是波德莱尔所说的

“héautontimorouménos”(自我毁灭的怪物)。它是“伤口和刀”、“耳光和脸”、“四肢和车轮”、“囚犯和刽子手”。现代最本质的口号是“造新”。波德莱尔在他的《1845年的沙龙》一书的结语中衷心地呼唤“新之诞生”，艾兹拉·庞德也大声疾呼“make it new!”如果说人们在谈及现代传统时不再遮蔽其逻辑，那是因为人们已经以某种方法从中走了出来，而对现代性之结局的千种预言恰恰给人们造成了这种感觉。这样一来，仿佛现代传统所丰富的是瓦莱里所说的“对新的迷信”。但是，悖论马上重新出现：现代崇拜紧紧包围着新，迫使其疲于更新，在这种情况下，新的真正价值还能剩下几许呢？无非是向现代性发难并冠之以堕落之名的尼采所说的“永恒轮回”，这也就是说本是同一轮回，却自以为是更新——岂不是时髦或媚俗？非保守主义的保守主义便是所有先锋派的恶性循环。而新并不比现代或现代性更简单：波德莱尔对新的带有丝丝忧伤的崇拜似乎与先锋派的未来主义之激情大相径庭。

现代传统是以作为价值标准的新之诞生而开启的，因为新在过去从来就没有被当作过价值标准。但是，新这个词本身就是令人困惑的，因为它属于历史叙述的某种特殊类型，也就是现代类型。现代历史以其希冀达到的结局来言说自己；它不喜欢摆脱其情境的种种悖论，而是要在批判性的发展中来解决悖论或消解悖论。它以含有传统和决裂、演变和革命、模仿和创新之意的概念为基础来书写自身。带有系谱与目的论性质的历史叙述为艺术的变化作出预断。这便是波德莱尔所说的“黑暗的明灯”：

还有一个十分流行的错误，我要像避开地狱一样避开它。

4 现代性的五个悖论

我要说的是进步的观念。这盏黑暗的明灯，是当今哲学诡辩派的创造，一项没有自然或神性许可的专利，这盏现代明灯将黑暗投向所有知识之物；自由消失了，惩罚不见了。谁要想在历史中看得清楚，首先必须熄灭这盏阴险的明灯。

进步之观念应用于艺术，是“巨大的荒谬，是推至恐怖的荒诞”。然而，能有其他方法来言说艺术的变化吗？能否将连续性与发展的结果割裂开来？仍旧保持其悖论？现代传统凭借进步与辩证的观念而得以脱身，难道要忘却进步与辩证的观念？倘若现代传统这一说法具有某种意义——悖论的意义，那么这一现代传统的历史便是自相矛盾的，是否定性的：它将是一条不通向任何地方的途径。我们于是启程，走向现代传统的自相矛盾之历史，或者是走向实质上差不多的现代传统的矛盾史。

- 11 在卢加诺的菲芙丽特别墅的花园里，两位游客有过这样的交谈：“有什么印象派吗？”“只有戈雅之流。”回顾以往，从马奈，并通过马奈直到戈雅，绘画的历史就是这样以历史上占过上风且有传承的东西为基础，以后代为起点，顺应进步主义之逻辑而得到不断更新的：这就是现代艺术成功的完美辩证法。但是，如果现代是一种决裂——无可挽回的决裂，那么进步主义的历史难道就必然不承认曾经是现代的东西，比如戈雅或马奈作品中的东西吗？

凭借这些所谓的转折点或这一标志性人物的长廊，我们应该理出一段现代传统的悖论史，当作一种充满漏洞的叙述，一种不间断的编年史。因为最重要的很可能是每一种现代性将被遮蔽的面孔：那就是正统的叙述所避免的疑难与矛盾。我们对现代性的当

代意识,往往被称之为后现代,它允许人们对曾经为现代之标志的发展逻辑略而不论。瓦尔特·本雅明所呼唤的历史残余史于是不再是需要重新评价的碎片史,而是最伟大的现代派的现代性本身之历史,其本身是不可超越的,因此也是现代历史所未察觉的。

我将在本书中探讨现代性的五个悖论:新之迷信、未来教、理论癖、对大众文化的呼唤和否定的激情。现代传统由一条死胡同走向另一条死胡同,不断背叛自身,背叛真正的现代性,因为现代性是这一现代传统所拒斥的东西。我对此的看法并不抱有贬义。“渺小见于伟大,伟大见于渺小”,帕斯卡尔对人作如是观,“人之伟大在于知道自己渺小。”¹²

新之美学的这五个悖论,每一个都与现代传统的一个关键时刻、一个危机时期相联系,因为这一传统是由无法解决的矛盾所组成的。第一个危机的年代可定在 1863 年,这一年,是马奈的《草地上的午餐》和《奥林匹亚》年,但我们不妨想一想与波德莱尔同时代的一团为时短暂的星云。1913 年是第二个悖论产生的年代,那一年有布拉克和毕加索的拼贴画,有阿波利奈尔的图形诗、杜尚的现成物、康定斯基的早期抽象画和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1924 年,是《超现实主义一号宣言》问世之年,这一年可视为第三个悖论产生之年。从冷战时期到 1968 年,为第四个时刻,这一时期也是我最难以说清的。它与现代性相吻合,以前我曾为之心动,但如今却令我心烦,一想到它那狂热的机会主义作态,更让我感到沮丧:只要翻一翻现代派的画册,便让人心头忧郁,就像波德莱尔看到放荡的铜版画时的心情。

最后是 20 世纪 80 年代,这是最后一个悖论产生的年代。对

6 现代性的五个悖论

我而言,这比较简单,因为这一现代性已不再是我所说的现代性,此外,也不是法国的现代性,因此,我成了双重的看客。但是,必须提防那种排外主义的优越感,而法国人在探讨这一后现代性时常如此,他们至今还把自己当作是现代性的创造者。未来已当作

13 赌注,再也不能被视作世界的终结——原子的灾难、第三世界的债务、臭氧层的破坏等——现代的破产已成为老生常谈,修正主义大行其道:第二帝国的学院派和第三帝国的因循守旧派如今在奥尔塞博物馆与最伟大的艺术家挂在一起展览。这就是托马斯·库图尔的报复!后现代是现代的顶点或是对现代的摒弃!对未来的崇拜是否已经消除?我们是否已经根除了对新的迷信?

第一章 新之威望：

15

贝尔纳·德·沙特尔、波德莱尔与马奈

……给新事物以自由！憎恶

祖先：人在自家，从容不迫。

——兰波：《写给保尔·德姆尼的信》，

1871年5月15日

“现代、现代性、现代主义”，这些词在法语、英语、德语中并不具有同一意义；它们并不指向清楚、明晰的观念，也不指向封闭性的概念。波德莱尔的现代性本身含有其对立面，即对现代性的抵制，关于这一点随后我将加以论述。自浪漫派以来，现代艺术家全都有各自的阵营，常常四分五裂。现代性乐于采取一种挑衅的姿态，但其反面是令人绝望的。为了突出本质上难以解决的一些矛盾，我们不要存有超越的幻想；我们要避免把新之特有的模棱两可性归结为现代的基本价值。对于那些受过严格的科学和数理逻辑训练的人来说，要放弃几何思维是不容易的，但是象征形式的世界并不遵循同样的逻辑，它所要求的，确切地说是敏锐的思想。在这一领域，人们难以做出好的定义，所有的模糊性都涵盖其中。下面是一系列词语，我建议作一梳理。这些词是成对的：古老与现代、

16

8 现代性的五个悖论

古典与浪漫、传统与独创、常规与新颖、模仿与创新、演变与革命、颓废与进步等等。这些词组并不是同义的,但人们可以看到它们相辅相成、相互关联。这一对对词也是互相矛盾的。正因为如此,对现代性进行过中肯的研究的那些作者,是很不容易读懂的,比如本雅明,他的分析就像是指缝间的细沙一样难以把握。借用贾尼·瓦蒂莫一个精辟的说法,高举现代性这张招牌,将之作为“把存在简约为出新的时代”,本人的意图也仅限于此而已。

在对将新作为价值的历史作一系谱的快速梳理之后,我们将介绍最早的现代派,特别是波德莱尔和马奈,他们所表现出的双重特性将被作为例证,说明现代性的第一个悖论。1888年春,尼采不得不对两种不同类型的颓废派,即两种现代派加以区分:

典型的颓废派,感到文风败坏是必然的,因此他们提出要有更高的品味,于是他们想给他人强加一条法则。龚古尔兄弟和里查德·瓦格纳这类人,应该与那些问心有愧的颓废派,那些迫不得已的颓废派加以区分。

除了这些能自我把握的颓废派——人们更多地想到的,是历史上最早的先锋派,而不是瓦格纳和龚古尔兄弟——尼采没有再列举其他颓废派或者迫不得已的现代派的名字,但他想到波德莱尔并非是不可能的。

兰波宣告：“必须绝对现代”。随着兰波，现代这一口号响彻四方，作为对古老的强烈拒斥。在 1871 年 5 月巴黎公社时期问世的著名的《通灵者之信》通篇反复提到“新”这一词语，例如在对波德莱尔的风格持保留态度的同时，信中指出：“……陌生之发明要求新的形式。”信中也不可能不提到《旅行》和 1861 年版《恶之花》最后那一句伤感而发人深省的诗行，要深入“到陌生之底去寻求新！”

一开始，波德莱尔的新和兰波的新似乎关系不大。波德莱尔的新是绝望的——和法语里 spleen（忧郁）一词取同一意义——，取之于明日的灾难与祸患。“世界就要完了”：波德莱尔日记中被引申最广也是最悲观的一段以此语开头。1939 年，本雅明认为在波德莱尔的这段文字中看到了其中有关战争的预言。而兰波则确定诗人的使命在于使自己成为“进步的推动者！”。尽管发出了这一首创的宣言，他却很快陷入了“沉寂”，转眼间滑到了艺术的边缘。

我将追溯到更远以便探求这些概念的本源并对它们之间的系谱关系作一梳理。“现代性”一词，如取其现代的特征之义，它在波德莱尔作出界定之前，就已于 1823 年出现在巴尔扎克的作品中，而“现代主义”一词，如取其品味之义，且往往被认为是极端的品味，现代的品味，它最早见于于斯曼的《1879 年沙龙》。至于形容 18 词“现代的”，则要早得多，汉斯·罗伯特·姚斯对该词的历史作了梳理：早在 5 世纪末，“modernus”一词就以通俗拉丁文形式出现，源自